

西岛俊文 著

最美丽的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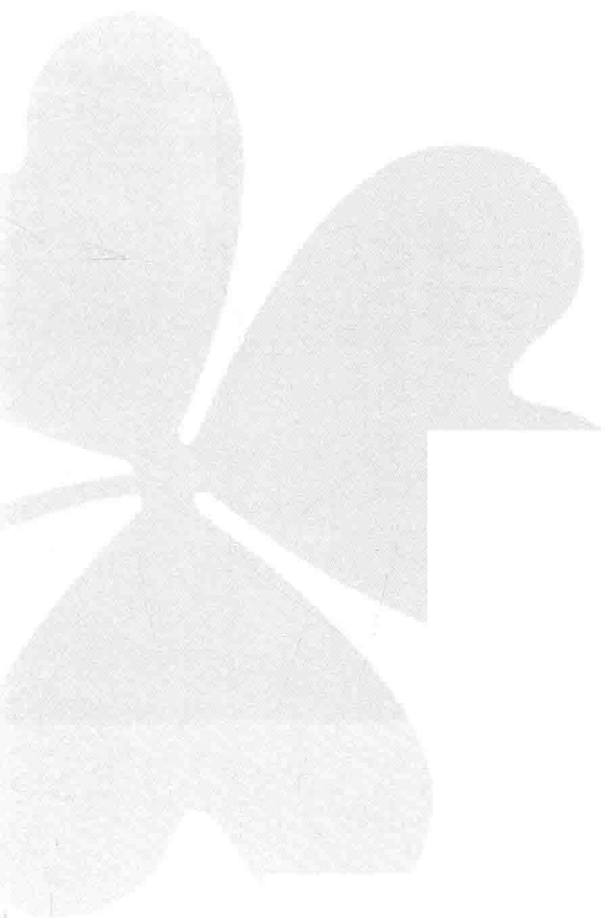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东京女孩在上海

 上海辞书出版社

西岛俊文 著

最美丽的绿

一个东京女孩在上海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美丽的绿：一个东京女孩在上海 / 西岛俊文著. —
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8.4

ISBN 978-7-5326-5067-5

I. ①最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2303 号

最美丽的绿

一个东京女孩在上海

西岛俊文 著

责任编辑 赵 航
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辞书出版社 (www.cishu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(200040)

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625

字 数 125 000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26-5067-5/I · 390

定 价 36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。T: 021-66511611



引言

这个人间，是一片绿色的沙漠。上帝曾创造出一种全天下最美丽的绿色，遗落在人世间。而有一个女孩，恰是穿着那件最美丽的绿裙子，从沙漠深处向我走来。

伴随而来的，是一片清冷冷、叮铃铃的铃铛声。后来，我们一起在那片铃铛声中静静地走着。

一个来自东京的女孩，与我在洪洪人流中淡然相行，一同走过上海的大街小巷，走过那段风情岁月里的日常之生。

目录

引言

第一章	最美丽的绿色·····	1
第二章	金子般的六月·····	29
第三章	走在她的铃铛声里·····	65
第四章	西湖啊西湖·····	95
第五章	“请每天你想我”·····	129
第六章	圣诞节的红围巾·····	147
第七章	视今日如过去,心在未来·····	177

第一章

最美丽的绿色

今天天气很好，启子穿着一件说不出什么绿的绿色连身裙，那绿色反正让人看着就感觉舒服，好像上帝说的第八天要创造一种世界上最美丽的绿色。到第八天早晨上帝创造完之后，一歪头又睡过去了，醒来后那绿色不见了，现在叫我来找，我就在启子的身上找到了，就是这样美不可言的绿。



不久前的一天夜里,收到启子的来信,她在信中又一次写道:

“你说过的,一定会来到我的身边。我等着你。”

是的,那是什么时候,我对启子说出的话? 时日奄忽,那似乎已变得不重要了,只是这句话,如永生的风不会消逝。

1

两年前的五月,初夏的绿意正满世界郁郁葱葱地生长着。我在一所语言文化学院兼职做对外汉语老师,正带教一个叫高桥的日本学生——一个胖胖的年轻姑娘,日本女子高校毕业后来到上海学习汉语言。她的梦想是在东京开一间小店,学好中文可以做中国人的生意。她来上海已两年有余,汉语已经学得不错,打算七月份回国,开始她壮丽的人生梦想。五月初她过生日,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她的生日晚宴。

那是一次普通的生日晚宴,高桥的几个朋友选在一家老上海餐馆为她庆生。总共十来个人,由于是在饭店的大堂,大家都很有客气,虽略有些笑闹却并不喧哗。女孩子们在一边鸟雀噪雪般唧唧喳喳地说话。我和另外两个男生话则不多,只是相互点了烟,寒暄了几

句平常的话语。

坐在我左手边隔着两人的位子上，有个眼神清亮的女孩，头发柔柔长长地披着，宛若春日阳光下晒着一屋顶动人的丝绸。乍眼看去，是个素面华却又淡然出众的女子。她叫启子，一开始说话不多，后来吃到半席的时候，不知怎么地换到我旁边的位子上。我们相互问候了几句。启子说，她三月份才来到上海，在日本刚刚大学毕业，由一位先她毕业来上海的朋友推荐，进了一所音乐学院成为语言学专业的留学生，住在学校的留学生公寓。

后来我们慢慢熟悉起来。那时我刚进研究生院不久，生活正过得稀里糊涂。音乐学院就在语言文化学院附近的汾阳路上，和启子相熟以后，渐渐地每次上完课都会约她在淮海路一带见面，最多的活动就是一起去找地方吃饭，有时也会和高桥一起。复兴中路上的小东北面馆，襄阳南路上的印度料理店，一条没注意名字的小街上的新疆餐馆，淮海西路上的日本酒屋、巴西烤肉店等全都被我们一一吃了个遍。其中最常去的是汾阳路上的一间咖啡店，那里僻静而又雅致，且很便宜。我们常常各点一杯咖啡，然后一直坐到关门打烊。

第一次来这间咖啡店，是因为偶然遇到启子的一个朋友。那天我上完课跟高桥告别后，按照约定去音乐学院的小草坪上与启子会面。进校门走近草坪的入口处，却看到启子正和一个女孩站在草坪过道边寒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在路口边的一幅大广告牌前停下来。

这时启子一眼看到我，便向我招了招手。

我走到她们身边，与那女孩相互作了自我介绍。

“我是井上，请多多关照。”她轻声地拘礼说道。

井上小姐也来自东京，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三年。我站在一旁，听两人一直说着关于某个咖啡店的话题。原来井上小姐想在上海经营一间自己的咖啡店，现在正在外高桥那边装修一间大的仓库。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汾阳路上的那间咖啡店。

咖啡店进门左手是干净雅洁的柜台，右手是一排香喷喷的各式面包，一楼店厅只有零星几个座位。点了咖啡上去二楼，南面临窗的座位可以清晰地看见窗外梧桐树叶的绿绿茎脉，小街上没有公交线路，因而显得格外闲静。北面有一处突出的阳台可以露天而坐，下面是一个大大的酒店前庭，葱郁静谧的树木环绕着，有假山高处的水流下来的声音，斑斑石道上有零落的绿叶和草尖。我们都觉得这里是个浪漫的所在，因而此后我和启子便成为这里的常客。

2

去年春节期间，启子曾与朋友一起去桂林、阳朔旅游。两个女孩子，在中国新年的时候，事不关己地来看热闹，并到离阳朔街区很远的山村农家，在那个村子的民宿住了一夜。据她说那里也是个景点，

游客一般不多，没有专门的旅店，停留下来的游客只能住民宿。

几年前我也曾到过那里，问她：“是不是那个叫月亮山的地方。”

“不是，还要再远一点的地方。”启子一手托着腮帮想了想说。

这天下午，和启子又约在汾阳路咖啡店见面。落座后，她即拿出几张照片来，跟我说起桂林，关于那个比月亮山还要南方的地方。她说了几遍那个地方的名字，由于刚学中文不久，发音俨然小孩子初学拉提琴，语调呀呀合韵却又跑调得离谱，我总也听不清，只好作罢。

随后启子又拿出几张照片，是她们与所宿人家孩子的合影：一个十三四岁的懵懂初长的女孩，脸上带着怯怯的笑；一个是她弟弟，刚过十岁的山野男孩，咧着嘴，笑得那么老实。虽然几张照片中的背景各有不同，可姐弟俩的笑都像她们所穿的新年衣服一样，没有变。

“我要把这些照片寄给她们，我们曾经约定过的。”启子郑重其事地说，“还有，她现在正读初中，老师说她英语不好，因为她家里没有录音机，所以我答应买一个随身听送给她，现在也要一起寄过去，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你不会寄中国的邮件，对吧？待会儿我帮你去寄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，那个也是，但是另外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？”

“嗯，我还想给她们写一封信，不过我的中文还不太好。”启子因为来上海不久，就像一本书刚刚翻开扉页，“所以，我想请你帮

忙……”

“帮忙写信给她们?”

“其实,我昨晚已经写好了,不过是用日文写的,所以想麻烦你翻译一下。”启子终于把海带卷的舌头解开似地说了一句没打结的话,并一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,抽出一张信纸展开来,双手细细地在我面前的桌上铺好。

“这可是我昨晚花了很大工夫才写好的呢。”她眼眸如孔雀初开屏似地看着我说。

我拾起信纸一看,只有寥寥的七八行字,花了好大工夫才写这么几行?

“可以,现在就给你翻译出来,大概五分钟吧。你先喝点咖啡等一下。”我不经意地说。

“你,你太过分啦!”启子正要端起咖啡杯,听我一说,又笑又气,孩子气地一手在桌子边沿上拍着,“我昨天可是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写好的呢。”

“那,六分钟?”

“佐先生……”启子用日语委屈似地叫着我的名字,一边撇着嘴唇,想说什么又说不出,过了一会儿,她竟而眉眼一挑,说,“那好,你是真的吗?现在来开始数时间呀,六分钟?”

我本来只是随口说说,但也并不完全是开玩笑,而且既然说出口又怎能不认?于是我说:“当然,把笔拿出来,东西都准备好。”

启子又取出笔来，在信纸旁边放好，我执好笔，说：“可以开始了。”

“那，开始——”启子低头看着手腕上的表，一下子变得紧张而又兴奋起来，仿佛树要结果子却是鸟儿乐得欢快。

“拖了这么久才给你们回信，真是很对不起……”

我开始提笔在信纸的下半页写起来，下面五六句都是些客套而又叙事兼备的话。不过没想到的是，最后几句启子却说得非常婉转，全是日语的那种含蓄委曲，我又不想草草应差，因而略一皱眉，停笔数秒，正脑海中浮现出想好的话，却听启子急急地一声：“时间到。”

我搁下笔，说了一声抱歉。启子接过信纸认真地从头到尾数了两遍，然后闪着黑亮的眸子得意地说：“没有翻译完啊，还差一行呢。”

我只好说：“那今天的咖啡我请了吧。”

因为晚上另有一份兼职，而且是要去浦东，那是我的另一个汉语学生。帮启子把信翻译完后，她还要带回去重新誊抄一遍，只能约定下次再帮她寄。

“今天非常感谢。”启子接过信纸，折好塞回信封，放进包里，然后一副万事大吉的样子看着我，“那，我们一起去吃饭”。

3

夜色已经完全掩盖了四周，身边处处华灯正亮得万千盎然，整

个城市俨然屹立于一片无尽的光辉灿烂之中。在浦东的汉语学生名叫富田，五十多岁，是一名生产部的部长，刚来上海，由于工作需要，公司安排他学习一些汉语。和富田先生在公司一角的会议室坐下，开始教他学习汉语拼音。上课前，看了看这个老部长的作业，倒是做得像个认真的小学生。隔壁的一个会议室比较大，正传来一帮中年人士高谈阔论的声音，似乎讲的是些什么调兵遣将的事情。

回校的时候忽然下起了雨。我跳上公交车，坐在后排座位。车里稀稀落落地只坐了几个人，过道空荡荡地伸开了去。过道两边的横杆上，两排拉手空空地吊着，随车来回摇动，有如两排挂在海边渔家小屋门前的鱼干，被海风来回地吹着。车一转弯，像鱼干似的一起整齐地荡来荡去，似乎已在那风吹日晒的海滩边上晾放了许多年，一直在等着属于它们的海风。

晚上回到寝室，打开电脑收发了几封已积存多日的电子邮件。其中有一封是阿荑从英国发来的，说到当年在校的一些往事，让我仿佛回到那一段仿佛被幽禁般的时光。

4

星期六吃过午饭，在校门口的小店里买了本杂志，坐上公交车，去音乐学院与启子会面。音乐学院一侧的那条复兴中路是条有滋

有味的马路，有着密密两排相对的梧桐树，秋季缤纷的落叶，雨后清冷的叶子撒落在道路上。夏天来临则是绿叶婆娑，相映成一蓬初夏洒落的白雨滴打不进的浓浓绿意。我在这一路摇摇的绿色里走着，却无端地想起越南电影《恋恋三季》中那段如血般的红叶飘落的路景，还有那些街头担着担子卖莲花的越南女子，更是惹人莫名生起一腔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中古情思。

我一边走着，拿出手机发短信给启子，约好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路口见面，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相约的地方。

启子很快回了短信：“我也出来快了，所以请等一下。”

因为她发短信只能用中文，因而总是写出一些错得可爱的句子。我一开始也觉得看着别扭，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走到路口，看看音乐学院出来的路上还没有启子的身影，便从包里掏出杂志来看。正翻着书页时，蓦地感到有一股淡然的气息向我靠近，抬起眼，只见启子正在三四步之外微笑地看着我，身姿清丽，仿佛久立在一棵姹紫的花树之下，脸上依稀有着“但感别经时”的端然。

“果然又在看书呢。”见我抬起头来，启子嫣然一笑，一手横胸拉了拉单肩上的挎包。

今天天气很好，启子穿着一件说不出什么绿的绿色连身裙，那绿色反正让人看着就感觉舒服，好像上帝说的第八天要创造一种世界上最美丽的绿色。到第八天早晨上帝创造完之后，一歪头又睡过

去了，醒来后那绿色不见了，现在叫我来找，我就在启子的身上找到了，——就是这样美不可言的绿。

“今天很漂亮。”我由衷地赞道。

“谢谢你，”启子弯了弯腰甜滋滋地笑道，“让你久等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也才刚到。”

“又看什么书呢？”

“一本杂志，封面很好看的。”我把杂志合起，让启子看了看封面，然后收起来放回背包，等着路口的红灯变绿，两人即穿过马路往淮海路方向走去。

“那封信重抄了一遍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还花了一个小时左右？”

“怎至于，”启子瞥我一眼道，“只花了四分钟呢。”

“是吗，那肯定潦草得谁也不认识了吧。”

“没有啊，我写得很认真的，小学时候写书法还在学校拿了奖呢，但只是在女子小组里，而且……”启子说着突然断掉了。

“而且什么？”

“而且……学校女子小组人很少。”启子说着声音都快没了，甚至都恨不得要变成哑巴。

“是不是每个人都拿到了奖。”我简直就是落井下石。

“差不多吧。”启子说着万念俱灰地叹了一口气，突然却又来劲似